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獨異志 補佚

晉武帝哭羊祜，冬月涕泗交下，凝須為冰。

《東方朔內傳》云：秦並六國，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、衛承莊，逃入衛城少仙洞，四十六日不出。天帝怒，命五嶽搜捕焉。太白歸位。衛承莊逃焉。梁玉清有子名休，玉清謫於北斗下，常春；其子乃配於河伯，驂乘行雨。子休每至少仙洞，恥其母淫奔之所，輒回駁，故此地常少雨焉。

淮南有居客廬嬰者，氣質文學，俱為郡中絕。人悉以廬三郎呼之。但甚奇蹇，若在群聚中，主人必有橫禍，或小兒墮井，幼女入火，既久有驗。人皆捐之。時元伯和為郡守，始至，愛其材氣，特開中堂設宴，眾客咸集。食畢，伯和戲問左右曰：小兒墮井乎！曰：否。小女入火乎！曰：否。伯和謂坐客曰：眾君不勝故也。頃之合飲，群客相目，惴惴然。是日，軍吏圍宅，擒伯和棄市。時節度使陳少游甚異之，復見其才貌，謂曰：此人一舉，非摩天不盡其才。即厚與金帛寵薦之。行至潼關，西望煙塵，有東馳者曰：朱泚作亂，上幸奉天縣矣。

揚州西靈塔，中國之尤峻峙者。唐武宗末，拆寺之前一年，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游明州，夢中如泛海，見塔東渡海，時見門僧懷信居塔三層，憑闌與隱之言，曰：暫送塔過東海，旬日而還。數日，隱之歸揚州，即訪懷信。信曰：記海上相見時否？隱之了然省記。數夕後，天火焚塔俱盡，白雨如瀉。旁有草堂，一無所損。

陳霸先未貴時，有直閣史史溥，夢有人朱衣執玉簡，自天而降。簡上金字書曰：陳氏五世，三十四年。及後主降隋，史溥尚在。

李源，洛城北惠林寺住。以其父愷為祿山所害，誓不履人事，不婚，不役僮僕。暮春之際，蔭樹獨處，有一少年，挾彈而至，源愛其風秀，與之馴狎，問其氏行，但曰武十三。其依阿，不甚顯揚。訊其所居，或東、或西、或南、或北不定。源叔父為福建觀察使，源修觀禮；武生亦云有事東去。同舟共載，行及宋之谷熟橋，攜手登岸，武曰：與子訣矣。源驚訊之，即曰：某非世人也。為國掌陰兵百有餘年，凝結此形。今夕，托質於張氏為男子，十五得明經，後終邑令。又云：子之祿亦薄，年登八十，朝廷當以諫議大夫徵。後二年，當卒矣。我後七年，復與君相見。言訖，抵村戶，執手分袂。既而張氏舉家驚喜，新婦誕一男。源累載放跡閩南，及還，省前事，復詣村戶。見一童兒形貌類武者，乃呼曰：武十三相識耶！答曰：李七健乎！其後憲宗讀國史，感歎李愷、盧奕之事，有薦源名，遂以諫議大夫徵。不起。明年，源卒於惠林寺。張終於宣州廣德縣令。

寶歷二年，崔從鎮淮南。五月三日，瓜步鎮申浙右試競渡船十艘，其三船平沒於金山下，一百五十人俱溺死。從見申紙數憤。時軍司馬皇甫曙人啟事，與從同異之。座有宋生歸儒者語曰：彼之禍不及怪也，此亦有之，人數相類，但其死不同耳。浹日，有大宴，陳於廣場，百戲俱呈。俄暴風雨，庭前戲者並馬數百匹，係在廡下，迅雷一震，馬皆驚奔，大廡數十間平塌。凡居其下者俱壓死。公令較其數，與浙右無一人差焉。

管寧死遼東三十七年，歸樞而阻海風，同行數十船俱沒。惟寧船望見火光，投之，得島嶼。及上岸，無火亦無人。玄晏先生以為積善之感。

宋則家奴執弩弦斷，誤殺其子。則不之罪。

陳子昂，蜀射洪人。十年居京師，不為人知。時東市有賣胡琴者，其價百萬，日有豪貴傳視，無辨者。子昂突出於眾，謂左右：可輦千緡市之。眾咸驚，問曰：何用之答曰：餘善此樂。或有好事者曰：可得一聞乎！答曰：餘居宣陽裡。指其第處。並具有酒，明日專候。不唯眾君子榮顧，且各宜邀召聞名者齊赴，乃幸遇也。來晨，集者凡百餘人，皆當時重譽之士。子昂大張宴席，具珍羞。食畢，起捧胡琴，當前語曰：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，馳走京輦，碌碌塵土，不為人所知。此樂，賤工之役，豈愚留心哉！遂舉而棄之。昇文軸兩案，遍贈會者。會既散，一日之內，聲華溢都。時武攸宜為建安王，辟為記室。後拜拾遺。歸觀，為段簡所害。

蜀將關羽善撫士卒而輕士大夫，張飛敬禮士大夫而輕卒伍，二將俱不得其中，亦不得其死。

周世，東海之上，有勇士留丘，以勇聞於天下。過神泉，令飲馬。其僕曰：飲馬於此者，馬必死。丘曰：以丘之言，飲之。其馬果死。丘乃去衣拔劍而入。三日三夜，殺二蛟一龍而出。雷神隨而擊之，十日十夜，眇其左目。要離聞而往見之。丘出送有喪者，要離往見丘於墓所，曰：雷神擊子，十日十夜，眇子左目。夫天怨不旋日，人怨不旋踵。子至今弗報，何也？叱之而去。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。要離歸，謂人曰：留丘，天下勇士也。今日我辱之於眾人之中，必來殺我。暮無閉門，寢無閉戶。丘至夜半果來。拔劍柱頸曰：子有死罪三：辱我於眾人之中，死罪一也；暮無閉門，死罪二也；寢不閉戶，死罪三也。要離曰：子待我一言而後殺也。子來不謁，一不肖也；拔劍不刺，二不肖也；刃先詞後，三不肖也。子能殺我者，是毒藥之死耳。丘收劍而去，曰：噫！天下所不若者，唯此子耳。

晉桓石虔有材乾，趨捷絕倫。隨父豁在荊州，於獵圍中，見猛虎被數箭而伏。諸督將素知其勇，戲令拔箭。石虔因急往，拔一箭，猛虎踞躍，石虔亦跳，高於猛獸。復拔一箭而歸。時人有患疾者，謂曰：桓石虔來。以怖之，病者多愈。

北齊將彭樂勇猛無雙。時神武率樂等十餘萬人，於沙苑與宇文護戰。時樂飲酒，乘醉深入。被刺，肝肚俱出，內之不盡，截去之。復入戰。護兵遂敗，相枕藉死者三萬餘人。

唐朝承周隋離亂，樂懸散失，獨無徵音。國姓所關，知者不敢言達其事。天後末，御史大夫李嗣真密求之不得，一旦秋爽，聞砧聲者在今營營，是當時英公宅。又數年，無由得之。其後徐敬業反，天後瀕其宮。嗣真乃求得喪車一鐔，入振之於東南隅，果有應者。遂掘之，得石一段。裁為四具，補樂懸之闕。後享宗廟郊天，掛篋虞者，乃嗣真所得也。

鮑瑗家多喪及病，淳於智為筮之。卦成云：宜入市門數十步，有一人持荊馬鞭，便就買取，懸東北桑樹上。無病，三年當得財。如其言。後穿井得錢及銅器二十萬。

唐李佐，山東名族。少時因安史之亂，失其父。後佐進士擢第，有令名，官為京兆少尹。陰求其父。有識者告後，往迎之於鬻兒器家。歸而奉養，如是累月。一旦，父召佐，謂曰：汝孝行絕世。然吾三十年在此黨中，昨從汝來，未與流輩謝絕。汝可具大豬五頭，白膠數斛，蒜齏數甕，薄餅十拌，開設中堂，吾與群黨一酌申款，則無恨矣。佐恭承其教，數日乃具。父散召兩市善蕪歌者百人至。初則列坐堂中，久乃雜謳，及暮皆醉。眾扶佐父登榻，而蕪歌一聲，凡百齊和。俄然相扶父出，不知所在。行路觀者億萬。明日，佐棄家人入山，數日而卒。

唐長慶、太和中，王初、王哲，俱中科名。其父仲舒顯於時。二子初宦，不為秘書省官，以家諱故也。既而私相議曰：若遵典禮避私諱，而吾昆弟不得為中書舍人、中書侍郎、列部尚書。乃相與改諱，只言仲字可矣。又為宣武軍掌書記。識者曰：二子逆天忤神，不永。未幾相次殞謝。

至德元年，史思明未平，衛州有婦人侯四娘等三人，刺血謁於軍前，願入義營討賊。

王凝之妻謝道韞。王獻之與客談義不勝，道韞遣婢白曰：請與小郎解圍。乃施青綾步障自蔽，與客談不能屈。

北齊侍御史李廣，博覽群書，修史。夜夢一人曰：我心神也。君役我太苦，辭去。俄而廣疾卒。

隋文帝未貴時，常舟行江中。夜泊中，夢無左手。及覺，甚惡之。及登岸，詣一草庵。中有一老僧，道極高。具以夢告之。僧起賀曰：無左手者，獨拳也。當為天子。後帝興建此庵為吉祥寺。居武昌下三十里。

貞元中，吳郡進士李赤者，與趙敏之相同游。行及衢之信安，去縣三十里，宿於館廳。宵分，忽有一婦人入庭中。赤於睡中蹙起下階，與之揖讓。良久即上廳，開篋取紙筆，作一書與其親，云：某為郭氏所選為婿。詞旨重疊，訖，乃封於篋中。復下庭，婦人抽其巾縊之。敏之走出大叫，婦人乃收巾而走。及視其書，如赤夢中所為。明日，又偕行。南次建中驛，白晝又失赤。敏之即遽往廁，見赤坐於牀，大怒敏之曰：方當禮謝，為爾所驚。泱日至閩，屬寮有與赤游舊者，設宴飲次，又失赤。敏之疾索於廁，見赤僵仆於地，氣已絕矣。

唐大曆元年，周智光為華州刺史，劫剝行侶，旋欲謀反。遣吏邵進，潛往京，伺朝廷御伐之意。進歸，告曰：朝廷無疑公之心。光怒，以其葉朝廷而給於己，遽命斬之。既而甚悔，速遣送其首付妻兒。妻即以針紉頸。俄頃復活，以藥傳之。然猶懼智光。使人告光曰：進本蒲人，今欲歸葬。光亦賙贖之。既至蒲，泱旬，其瘡平愈。乃改姓他游。後三十年，崔顥為宋州牧，晨衙，有一人投刺，曰：敕吏。顥召見，訊其由。進曰：明公昔為周智光從事。因敘其本末。顥乃省悟，與縑帛。揖之而去。

漢夏侯嬰以功封滕公。及死將葬，未及墓，引車馬踏地不前。使人掘之，得一石室。室中有銘曰：佳城鬱鬱，三千年見白日。吁嗟！滕公居此室。遂改卜焉。

李灌者，不知何許人。性孤靜。常次洪州建昌縣，倚舟於岸。岸有小蓬室，下有一病波斯。灌憫其將盡，以湯粥給之。數日而卒。臨絕，指所臥黑氈曰：中有一珠，可徑寸。將酬其惠。及死，氈有微光溢耀。灌取視得珠。買棺葬之，密以珠內胡口中，植木志墓。其後十年，復過舊邑。時楊憑為觀察使，有外國符牒，以胡人死於建昌逆旅，其粥食之家，皆被梏訊經年。灌因問其罪，囚具言本末。灌告縣寮，偕往郭播伐樹，樹已合拱矣。發棺視死胡，貌如生，乃於口中探得一珠還之。其夕，棹舟而去，不知所往。

隴州吳山縣，有一人乘白馬夜行，凡縣人皆夢之語曰：我欲移居，暫假爾牛。言訖即過。其夕，數百家牛及明皆被體汗流如水。於縣南山曲出一湫，方圓百餘步。裡人以此湫因牛而遷，謂之特牛湫也。

齊莊公時，有裡微者，訟三年而獄不決。公乃使二人具一羊，詛於社。二子將羊而刺之，灑其血，羊起觸二子，殪於盟所。

梁夏侯壹為九列，家貧而好置樂。妓無衣裝飾，客至，即令隔簾奏曲。時人以簾為夏侯妓衣。

尉遲敬德善奪槊，齊王元吉亦善用槊，高祖於顯德殿前試之，謂敬德曰：聞卿善奪槊，令元吉執槊去刃。敬德曰：雖加刃，亦不能害。於是加刃。頃刻之際，敬德三奪之，元吉大慚。

李適之人仕，不歷丞簿，便為別駕；不歷兩畿官，便為京兆尹；不歷御史及中丞，便為大夫；不為兩省給舍，便為宰相；不歷刺史，便為節度使。

賀知章乘醉賦詩，問左右曰：紙多少紙盡詩窮。

長興於相棕與舉人裴丘友善。丘有一古鏡，所常寶者。棕布素時，曾一照，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。他皆類此。其鏡旋亦墜矣。

丞相鄒平公段文昌，負才傲俗，落泊荆楚間。嘗半酣，靽履於江陵大街往來，兩靽泥甚，街側有大宅枕渠，公乘醉於渠上脫履濯足，旁若無人。自言：我作江陵節度使，必買此宅。聞者皆笑。其後果鎮荊南，遂買此宅。

崔圓微時，欲舉進士，於魏縣見李含章。云：君合武舉出身，官更不停，直至宰相。開元二十三年，應將帥舉，又於河南充鄉貢進士。其日於福唐觀試，遇敕下便於試場中召拜執戟，參謀河西軍事。後官果不停，不逾二十年拜中書令、趙國公。又圓常作司勳員外，初釋服，往見會昌寺克慎師，師笑云：人皆自台入省，公乃自省入台。從此常合在槍槊中，後當大貴。無何為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，充劍南節度。後入劍門，每行常有兵戈，未逾一年，便致勳業。崔入蜀，常自說其如此。

附錄

唐許敬宗奢豪，嘗造飛樓七十間，令妓女走馬於其上，以為戲樂。

大曆中，將作少匠韓晉卿女，適尚衣奉御韋隱。隱奉使新羅，行及一程，愴然有思，因就寢，乃覺其妻在帳外，驚問之。答曰：愴君涉海，志願奔而隨之。人無知者。隱即詐左右曰：欲納一妓，將侍枕席。人無怪者。及歸，已二年。妻亦隨至。隱乃啟舅姑，首其罪。而室中宛存焉。及相近，翕然合體。其從隱者，乃魂也。

晉羊祜三歲時，乳母抱行，乃令於東鄰樹孔中探得金環。東鄰之人云：吾兒七歲墮井死。曾弄金環，失其處所。乃驗祜前身，東鄰子也。